LIBRARY
NOV 1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708
A56
1746
v.5

望溪先生文偶抄

書

受業王兆符程崟輯

與閻百詩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

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竄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入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尚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眞泠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

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寧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墻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

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墻廣大乃度時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

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隘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愼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

者則明以喻之

答友

來示乞賢尊表誌或家傳賢尊事迹著見者惟以某事屈廷議宜別記其事而以本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

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温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

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必別記其事具載羣議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

苞白止園足下僕晩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儕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

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媟嬻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餓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來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閭愚無知者猶歎羨焉

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月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會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

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絶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

鑒愚誠取平生所述砦謷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
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
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
旣祔葬僕身拘繫兒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
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
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戸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

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爲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衺惡民千百爲羣决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皐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

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傳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窩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鬬辨繁壅蔽生孰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

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責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倍甚於前晝夜無寧晷某於此時尚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掾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閭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尚不

忍其勤於惡況閤下日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
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

耳。即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遘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閤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

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閤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閤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宜

與徐司空蝶園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預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

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捄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宂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

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絶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决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

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閒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

無過而實艮圖望宿留瞽言

與徐司空蝶園

公體中尚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寧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酗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饑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

公宜密劄奏聞乞

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兑漕期悞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衞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訾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法不可問矣七月間楊君千木自河上以書來言聞通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幸與練

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其家篋金輦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疵而上言之

上方鄉公交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幸為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塲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為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

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絶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幸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

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强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郅支既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

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侖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為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

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

問皆未知
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
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
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
至於臨敵决機恐未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既至
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閫
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未審暴師踰年勞費
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
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

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

本朝威信漸拔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繒部人非通邊市無

由得茶布絮蘗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即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

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刳心不足爲報而辱公

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侯獨對之頃愷切直陳
雖不能遽奪衆議而
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
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遼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更改河身廣拓遥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耶若

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

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通河流淸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

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

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尚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以受會通清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濬不

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既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磬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十餘里間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衆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遥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

決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望審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即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茲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

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

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

○矣若能奉

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

在

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

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痞塊一旦消釋亦

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綱既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

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盡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剟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側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

晝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挍之雖大體不失
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劙屬聯措注亦異僕與
鍾君畹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
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棼
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
斯矣李侍講南還旣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
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
公面詢潘君曁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
稿本旣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

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尚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則

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繐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

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

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繐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繐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

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象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素而

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倒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幷爲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禬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

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旣降爲繐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繐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

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
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凡作事一節簡錯象胥職宜爲小行人職文自
記

與呂宗華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畧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

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駮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詁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

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删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删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洽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

役必浹歲計所訾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業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踴躍當何如又况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

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録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致切布之

答楊星亭

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爲義者冡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爲喪主及主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

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記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耶父没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耶其特制同居爲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權制俾同居者主之

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曰父没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耶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耶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

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禮館諸君子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來者之瑕疵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卽巡守殷國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旣施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於邦國舍巡宗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

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既可改卜無為徧徵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同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若嗣王沖幼又或大親衰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詻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

盡空一方之君長則决知其無是也由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間舉於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等所徵各四三八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徧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賓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爲壇三

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祼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則王禮備包衆禮明矣注於此經禮亦如之獨舉祼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祼酢在壇饗燕仍反國中而於廟於寢其薇實由於此祼可壇則饗亦可壇祼各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并升於壇之堂胡爲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

外耳夫祼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祼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薦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況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祼酢則設帷宮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爲宮幕其上以爲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祼酢時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旣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丘晉

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則有爲而云然也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琴瑟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

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產向戍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絶殊者多矣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專據侯國僅存之聘燕漢儒臆决之說傳記雜出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壇宫不可饗燕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樂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諸侯受幣祼酢於郊壇仍反國中而饗於廟燕於寢是也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毋桎

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心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旣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旣竭而衞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宋仁宗

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況周室盛時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敎流行烝民樂利有終身之戴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亦聽其民之晏然無變尚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敵王所愾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王后哭位喪衰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從大夫之繐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夫人服繐於齊衰期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姑準之而知其不可

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牙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甚難也明統志為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尚似一人所條次譬為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

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尚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尚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賾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即各

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已以聽乎

與程若韓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思公母以思公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叅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

未有緊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絫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以收族也有五世則遷之宗親者屬也遭家震愆今在金陵者獨先君逸巢公後耳詩人之述古公者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言將絕而復屬也故繼逸巢公者於桐爲小宗而在金陵則世爲大宗宗子非有大過不廢廢則以子承無子支子以序承雖有貴者別爲小宗不得主祭自逸巢公以上祖之宜世祀者五始遷於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節配享正學先生祠者曰斷

事公德重於鄉者曰東谷公起家爲大夫者曰太僕公始遷金陵者曰副使公餘親盡則祧

古者大功同財異宮不異宮不能各致養於其親不同財則戚屬而飢寒之不恤矣桐俗子壯則出分先君始命余兄弟循禮經憶亡妻與嫂有違言先兄命之曰汝輩日十反脣披髮搏膺無害但欲吾兄弟分居異財終不可得耳兄子道希幼羸每疾亡弟椒塗中夜抱持圈豚行弟早夭兄常曰吾更生子當以道希嗣是弟所嘗抱持也今道希爲

宗子以其弟道永嗣余兄弟三人兄子二人一嗣椒塗余一子道章亦相與爲三人道章之生也後先兄之卒凡五月先兄猶及知其孕也每日異日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道章生年十一以余罪繫旗籍與道希道永不能生相養其服之相爲宜從期退之不云乎受命於元兄此可以義起也

大功以上同財同居則共祀祖禰異居皆祭於繼祖適子之家適子雖貧宅左右必別爲三室中室爲龕四級奠高曾祖禰木主歲二祫即從俗用清

明孟秋之望、先期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主祭者齋於西翼室、兄弟子姪各齋於外寢、生辰忌日奉主特祀於東翼室、考妣之忌、齋期如二祫、生辰散齋致齋各一日、祖考妣之忌如之、生辰齋一日、高曾祖妣伯叔兄弟之忌如之、妻兄弟子婦各祭於其寢、妻長子忌日齋、冬日至、祭於宗室、上及不祧之祖、宗子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羣子姓如二祫、共大宗者歲一合食、共高祖者再、共曾祖者三、凡合食必於宗祠、副使公始至金陵、居由正街、後遷土街

舊宅轉六姓逾五十年康熙乙酉余始復先人居而治其西偏舊圃爲將園先君時燕息焉辛卯遘難宅仍他屬園亦出質道希兄弟異日必復之爲宗祠今於土街宅後暫治三室如前法

小功異財勢不能同也家之乖恆起於婦人米鹽凌雜子女僕婢往來讒訴易至勃谿雖期之兄弟不可保況小功以下乎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也往時淸澗白玫玉過余其兄子仲傑侍近五十成進士矣斂約如成童叩之高曾以下同

居者五世子婦無異衣食雖蓄私財無所用之玫玉之兄吾邑宰也而治家司財幣者則玫玉之妻其妾與子婦弗之詑也蓋禮教之能移人若此此非並世之人乎小子識之

古之祭者前期必齋喪必異居食祭不齋無以交於神明喪不異居食則衰麻哭泣皆作僞於其親先王制喪食於老者疾者既葬而後猶有寬假焉而復寢之期則斷不可易蓋人之情食粱肉而悽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在

禮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祖父母之外惟妻而餘皆止於三月非厚於妻而薄伯叔兄弟也先王立中制節故法必計其所窮妻一而已假而本支繁衍死喪相繼皆終期不御於內則人道爲之曠絕矣故稍寬之使中人可守非謂寡兄弟者必不可節欲以伸其恩也記曰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用此推之則正服大功以浹月爲期小功緦麻終月可也其始婚則小功以卒哭之後爲期禮文具矣余過時不娶妻之父母趣之

時弟椒塗卒始七閱月余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遂廢禮而成婚至今恨之茲爲家則食飲衰服或因事而權其宜惟御內之期自緦麻以上必以所推爲斷夫舅與甥恩之最輕者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能卽安于燕寢乎大功以上則視骨月之衆寡而加隆焉記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先王稱物之情而使之自厚於人道者也齋期已前具民無恆產財匱而事劇不能壹稟

古制也。

凡恩之賊多由婦人志不相得禮之敗多由與私親男子時相見聞之長老桐俗淳厚時家僕終世給事未嘗見主母近則稍有連者皆以相見爲遲洽金陵亦然吾母疾篤

天子加恩賜醫醫者曰定法必視面按脈乃復命余白之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余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搴帷顏變者久之既而曰雖

聖恩高厚然繼自今勿更使吾疾

上聞矣今與子姓約凡來婦者父母殁不得歸寧非遠道還母家毋過信宿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見於堂食飲於外從兄弟毋之兄弟相見於外嫂叔禮見惟吉凶大節同室相糾察有失則者男婦不得與於祭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富貴賤之相耀也吾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

御以驂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軼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虒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懽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月恩薄其賢者乃以文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

本爲子孫者可以鑒矣

楊樹灣高莊東谷公遺田太僕公所受分也五傳至余兄弟以遠家金陵艱輸運棄其十之六惟主莊尚存余丁亥歸故鄉見其基勢爽塏繞宅喬木尚七十餘株老僕曰此東谷太僕所嘗棲止也因復其半今並以爲祭田未復者當次第復之以歲入十之二供祀事餘給子孫之不能嫁娶葬埋及孤嫠老疾者其法一取之吳郡范氏不謂之義田者徒爲吾兄弟之子孫計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

也每見士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卽祭田亦僅有而少豐焉俄而其子孫已無一壠之植矣范文正公父子置義田三千畝以贍族人也而子孫享其利者六七百年以至於今昔太僕公分田之籍手記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橐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宦中物也乃朋友餽遺汝母勤儉而致之太僕公仕宦四十年當明神宗朝巡按者三掌河南道特兼攝七道御史事所積僅如此嗚呼父有田宅以遺其子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

其得於官而心鄙之也上之教下之俗所以相摩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茲田之在吾家亦近二百年矣然則欲子孫長保其田宅亦非德與禮莫能持也

副使公葬繁昌縣西門外楓樹嶺去桐與金陵各三百里而近余鄉欲與其地士大夫聯婚姻以便祭掃而不得也墓旁有祭田未籍分產四叔父楓麓收其入播遷之後諸弟貧乏必將斥賣道希兄弟當勉力以原價歸諸從父而勒石永為祭田先

君受分多取瘠產庶祖母王孺人膳田本議身後均分後獨以歸四叔父楓嶺祭田不問其歲入汝輩當體祖父之志勿謂此公產不肖以價取而致屬他姓也

陳莊胡莊及高淳租每歲終通計而三分之以其一給道章於北非敢棄先兄之命也分隔異地慮子孫或有不肖而大爲之防也昔聖人之制男女之禮也皆以禽獸爲防而兄弟同財異財亦以中人爲準蓋計其所窮使不肖者可守耳弟椒塗之

殁也未娶兄泣曰吾弟兄三人當共一邱不得以妻祔兄疾革嫂與道希環而泣之兄屢斥去正命之夕惟余在側未嘗以道希道永屬吾兄弟篤愛如此子孫其式之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已亥歲議以道丞嗣弟林林嗣伯父履開公先兄之爲宗子也先祖命之矣道希之爲宗子也先君知之矣若以林嗣履開公則林及道丞當相承爲宗子于先祖之所未命先君之所不知非後之人所敢議也今第以道丞嗣林履開公則置墓田三支子孫世祀勿替而祔食於祖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

後其享之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勢不能周吾家祭田營宅兆供歲祀有餘量給不能喪葬者有餘以振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有餘舂糶而秋糴之累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貧窶者不得告貸巳亥四月諭以高莊爲祭田因司諭公久葬故鄉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彝歎爲購置者惟用

爲祭田於義爲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穫可近就
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爲記勒石台拱岡兼注縣册
俾世守之不得私標棄
自副使公以下道希爲宗子凡出自副使公者宜
宗之而從祖父查林府君從父楓麓府君返故鄉
吉凶赴告不得以時通今定居金陵者惟先君之
子姓耳道希之世嗣當爲百世不遷之宗雖有異
爵者祇事焉自先兄與余無私財道希道永道章
亦式焉率是道也雖五世十世可也然先兄早世

吾質行不若古人安能必子孫常守家則乎先兄命道希道永與道章兄弟相視如同生今道希道永有子皆早殤惟道章一子始孩異時與羣從相視如大功之兄弟不得析居異財後此則仍禮經聽其大功同財而以親者相屬

金陵上田十畝一夫率家衆力耕豐年穫稻不過三十餘石主人得半乾暴減十二米之得六石餘以給下隸之食與衣不贍也程子曰吾輩豎妻子僮僕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更不治經謀道則爲

世大蠹可不畏哉計中人之家主人一身調度必殫上農夫五家之力妻子一人所費役三家僕婢半之吾家親屬及僕婢近四十人常役上農夫百家終歲勤動以相奉給果何德以堪之今與汝輩約僕婢惟老而無歸者勿遣傭者散之少壯各任以事能則留不則縱舍俾自食其力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人民之質劑蓋士

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沒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其色不足貪也

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粗食頗能外內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道希兄弟其與二三婦共勉之恐余不幸而言之中也

憶昔姻家有婦情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婦母患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爲我訓之

翼日余至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而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紝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

師傅氏家之女功鄭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愆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已賤者尚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值勿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既冠未娶而夭吾與汝生常違離異日三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泉井以弟從自余遭禍北從道希危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效也余始不信忽夢兄臨大淵躍

入自沉通書南中命道希啓墓鑿土三尺見水乃起柩權厝以待卜兆古者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說與而其術頗有奇中者何也管子地員篇凡泉之淺深可按視所見之土以測之豈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宅者皆能脈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澤沮洳之地與吾友李君岱雲黃君退谷劉君梧岡儒者也而篤信形家之術謂穴有暈下三棺則暈破而水入余迫於公程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懲前事而畏形

家言則兄與弟共冡而余他日別葬於義亦可但
毋與婦人合以墮先兄之命
古者命士以上禄皆足以仁其族故晏子相齊三
黨及國之賢士皆取給焉後世禄薄仕者無義取
之財吾先人雖宦族而故鄉遺田皆上祖力耕而
致之金陵之俗婦人多外夫家內父母家耗貲產
於私親而子孫無一椽之庇者踵相接也子欲順
於母而不恤母族非義所安然必身所自致然後
得專以上祖之所遺兄弟子姓之所賴而偏厚焉。

家之睽必自此始其有喪葬不舉急難無告者竭妻子之私財以佐之無有則與兄弟審度而助之妻之族亦如之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爲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爲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肖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清澗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

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繁昌徐季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二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賈者授徒客遊者絲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杪秋過其兄之子於魯港具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